

斯塔斯(俄罗斯)

320 上学里程
公里

上学方式
驾驶驯鹿爬犁、搭乘直升机

《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》： 世界参差

梦想同簇

张艳



纪录片《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》系列剧照。



参差的世界： 四种地貌，四种童年

近日，由唯一获得两项艾美奖的中国导演范立欣执导，联合法国、俄罗斯等国团队共同打造的纪录片《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》在全国公映。影片聚焦生活于印度孟加拉湾海岸、中国四川、中国新疆、俄罗斯北极圈的四位少年的求学道路，展现了在全球不同角落，不同的童年如何以各自的方式，守护着一簇梦想的火种。

当银幕亮起，我们看见四条天堑之路：大凉山的藤梯、帕米尔的风雪、孟加拉湾的渡船、北极圈的直升机。这是世界的参差——有人走在平坦校道上，有人在悬崖攀爬。镜头继续推进，我们看见了更多：同样稚嫩的脸庞，同样明亮的眼睛，同样奔赴的那张书桌。原来，在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差距背后，梦想从不参差，它平等地降临在每一个孩子心间。

在中国四川的大凉山，通往学校的路是垂直的，孩子们的上学路需要攀爬由17条藤梯组成的“天梯”，在近乎垂直的800米崖壁上艰难行进。在中国新疆的帕米尔高原，通往学校的路是辽阔而孤寂的，300公里的山路蜿蜒在荒原与雪山之间，海拔3000米以上。在印度孟加拉湾的海岸，通往学校的路洪水肆虐，孩子们却能摸清潮汐的规律，凭借着摇晃的木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行。在俄罗斯的北极圈内，通往学校的路是荒无人烟的冰雪之地，直升机成为了这些追随驯鹿群游牧的孩子的唯一交通工具。

有人攀爬悬崖，有人穿越风雪，有人与潮汐赛跑，有人在极夜中等待。这些看似遥远的差异，恰恰构成了这颗星球最真实的模样——它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样的；不是平坦的，而是起伏的。但当我们凝视这些背影时会发现，无论脚下的路如何不同，他们都背着书包，都望着远方，都在用稚嫩的肩膀，丈量着通往未来的距离。四种地貌，四种童年，构成了“世界的参差”最直观的注脚，同样也呈现了一段混合着汗水与泥泞、执着与勇气的逐梦征途。

平等的梦想—— 那些被镜头捕捉的“相同”

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，它没有一味渲染“苦难”，而是穿插了大量“日常”的瞬间，让大多数观众都能找到引发共鸣的细节。当镜头记录下四川羌族女孩背着迪士尼白雪公主图案的书包，哼唱着2002年张卫健版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，此时她不再是供人同情的“偏远地区的孩子”，她只是一个喜欢白雪公主、心中住着齐天大圣的普通女孩。她的书包里装着课本，书包上印着迪士尼；她脚下的路是藤梯和悬崖，心里的歌却是二十多年前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主题曲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，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童年：无论身处何地，孩子们都被相似的文化潮流裹挟着，被同样的童话滋养着，在各自的上学路上，怀揣着近似的梦想。

更动人的“相同”，藏在观影现场那些此起彼伏的笑声里。观众们笑的是别人，也是自己。原来，无论在大凉山还是帕米尔高原，无论在孟加拉湾还是北极圈，全世界的孩子都会赖床，都会被作业难住，都会在出发前磨磨蹭蹭。这些被镜头捕捉的“日常”，像一座看不见的桥，让银幕内外的孩子在笑声中完成了第一次相遇。有位观众坦言，看着孩子们上学路上看看鸟窝、摸摸树叶，竟有些“神游”，因为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上学也爱东摸西看。这种“神游”恰恰是最珍贵的共鸣——当我们不再将他们视为“励志榜样”，而是在他们身上认出了曾经的自己，“世界的参差”便悄然退场，“梦想的平等”真正登场。

参差与平等的交汇——真正的“看见”

日常穿越河沼、峡谷、雪岭、荒原等艰险地貌，以乘渡船、徒步攀山、骑驴、搭直升机等不同方式奔赴校园“13公里”“20公里”“30公里”“40公里”，令影厅里的观众时而惊叹不已，时而沉默不语。如果是坐在汽车后座去上学，13公里是玩一会儿手机游戏的时间，是听三四首儿歌的距离。可此刻，这些数字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重量——它们意味着藤梯上的手脚并用，意味着寒风中漫长的等待，意味着河水漫过下巴时的屏息前行。通过影片的记录，观众重新理解“上学路”，沉默不是同情，而是敬畏——对生命力的敬畏，对求知欲的敬畏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有观众分享散场后的一个情境，小男孩被父亲问起最喜欢影片中哪个故事，他干脆地回答：“都不喜欢。”父亲笑着调侃：“还是喜欢坐在车里上学是吧。”这个小小的插曲，反而比任何煽情的总结都更动人。因为孩子有权不喜欢，有权不被“教育”。而那些选择沉默的瞬间，那些不肯说“喜欢”的倔强，恰恰证明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与银幕上的同龄人进行着一场静默的对话。

那束投向银幕的目光，从来不是单向的。当城市孩子坐在影院里“观看”远方的同龄人时，银幕上的孩子其实也在“观看”着他们——以一种我们无

法察觉的方式。这或许正是纪录片最深的吊诡：我们以为自己在凝视他人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被凝视的对象。那些质疑旁白设计的声音——“为什么不让赶路的小朋友自己说话”——恰恰触及了这个吊诡的核心。导演选择用城市童声代替他们的声音，与其说是一种缺憾，不如说是一种诚实的坦白：我无法让他们真正发声，我只能以我的方式去倾听、去转述。这种“不完美”恰恰提醒我们，每一次“看见”都伴随着无法逾越的局限。真正的尊重，不是假装能够完全理解，而是清醒地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，却依然愿意靠近。

那么，另一种“看见”究竟可能吗？也许答案就藏在四川女孩哼唱《齐天大圣》的那个瞬间。当她轻轻唱起那首二十年前的歌，当她的书包上的白雪公主在藤梯上晃动，她不是在演绎“苦难”，不是在扮演“励志榜样”，而是在过自己的生活——一个喜欢流行文化、有自己小秘密、会和伙伴嬉笑的普通女孩的生活。那一刻，她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同情，她只是希望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。真正的“看见”，是在她哼歌时跟着轻轻点头，是在她赖床时会心一笑，是在她做作业抓耳挠腮时想起自己也曾如此。



纪录片《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》海报。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《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》剧照。